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此予最升晉紀論之祖

自首至若斯之亟也言陳項劉三人之興漢徙五年成帝業關鍵全在自生民以下句末乃分疏

自昔虞夏之興

史品赤函卷之三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禪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驗其人歸（天與意）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至若斯之難也凡曰數十年曰十餘世曰百餘載總言虞夏湯武秦之興甚難自秦稱帝至末言漢興之易大意言秦不封諸侯自以為安然王跡之興乃起于閭巷天下事固有出于意料所不及者故未歸之于天

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反應亟字一鎖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音的鉏豪桀維計也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索隱曰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附諸侯適足以資後之賢者即高帝也言為之驅除患難也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應有受命若斯之亟句

前言商周以德秦用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為大聖受天命而興故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深妙

晋言以功封爵何嘗不欲遠及苗裔特後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国之意

書曰一段言古諸侯兢兢奉上法便縣延千餘載与下無兢兢

高祖功臣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周禮云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封爵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應劭云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言如帶之小如砥之薄國乃絶耳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歴三

相對

漢只一段言漢諸侯驕溢淫嬖便百年之間只現存五侯雖法網少密亦是未嘗篤于仁義奉上法也

今古二字該头全篇語脉

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言千分絕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培培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謂忘其先世勞戰之功而淫蕩也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

索隱曰言觀今大臣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考要云虞舜之子商均禹封之於虞少康時有虞思至殷封遂周封滿並於陳其後也皋陶之後為英六二國至周尚存伯夷之後為申呂至周復封為齊柏翳與禹平水土舜賜姓曰嬴秦此所謂唐虞之侯伯也歷三代

或絕或續其世足徵矣

洋洋美德數語贊礼之妙緣人情二句是礼之大綱乃一篇骨子以下至物有節文正是緣情依性處

連下五個為之字正是養其外以安其內即下君子得其養意

禮書

刪其繁蕪

史記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群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哉是美善盛大殺多之德也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礼儀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以金飾諸末為文飾也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

故大路數句又是在名分上說即下文好其辨意

礼由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于漢朝礼儀不相及矣四人字相應五欲字相應礼義二

口井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皮弁布裳（以鹿子皮為弁布素為裳）朱紘洞越（朱紘練系絲紘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大羹肉汁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彫謂彫飾也言彫飾是奢侈之幣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

字又含下意
礼者养也一句
接上养字来后
連用五六個養
字一脉說下
又生一辨字乃
是論礼大根節
處前面養字乃
起此意
因上數养字又
說出天子之養
條等所謂得其
辨者見与上養
口鼻又不同

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
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
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疏謂窓也簀謂之笫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
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
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謂蒲苹為席既潔且
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茝香草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
子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武武王樂
象武舞也韶舜樂護湯樂也步猶緩車則和鸞之音中於武象騶車則中於韶護也龍旂九斿，所以

此段連用四孰知又是推進一步亦見卷中之辨是礼之所以為妙處方是至礼所謂兩得之者

連用四若字所謂兩失之者

養信也交龍為旂寢兕持虎鮫韅寢兕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刑戮及身下文皆做此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illegible]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荀子以氣[illegible]性故云情[illegible]

昔他收束儒墨兩段文字甚疏暢且謂儒者兩得墨者兩失曷嘗先黄老而後六經邪　自此以下言礼正是組固之本兵刑城池都不濟事而足之以由其道二句

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不尚礼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等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自此以下皆是儒分之功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礼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彊而且堅固之本威行之道也正義曰以礼義導天下天下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正義曰以礼義率天下天下咸尊之故為功名之總王公由之由礼義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入事大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也。索隱曰：太史公曰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至文至察皆根極字來，下直之至平之至方員之至本此。

凡禮始乎脫，（疏略）成乎文，（文飾）終乎稅。（音悅。和悅人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或文勝情，或情勝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其下情之俱失，歸心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禮始於脫畧，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畧，是終始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至察有以說，（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說乎人心）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

弱荀作溺嗛荀作喪楊倞曰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善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

正義曰詐譎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

能則也。言天下士以上至帝王能從禮則治安不能從禮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禮之貌信深厚矣雖有鄒子堅白同異之辯明察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懦弱敗壞之禮也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淫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譎。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

天高地下日月明應前天地以合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矣廣大無窮應江河二句但人應好惡二句五極字應左隆以為極與礼者人道之極句相應矣上說聖人道之極蓋指礼也後

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易輕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為聖矣言人以得礼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礼謂之能思慮以不輕易其礼謂之能堅固能慮能固其礼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言文飾情用表裏內外合於儒墨是得礼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中謂情文步驟馳

說君子由禮而又以君子聖人總結

厚大高明又總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禮之隆道之極故巨立隆以為極而莫之能損益也

騁廣騖不外（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減省而合情文處得其中雖有戰陣後戮邪惡則不棄于禮義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騁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若常守宮庭為）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處平常人域之中雖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君子）外是民也於是中為房（音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旁皇猶徘徊周浹猶周匝言徘徊周匝委曲得禮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言君子內守其禮德厚大積廣至於高明則是禮之終竟也）

按史遷禮書極力描寫宏大中自有一段微渺處或譏

其於禮樂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作禮書述樂記作樂書其所發明多揣摩影響予謂此說非也遷所作傳紀多采掇內外傳國策漢紀但補綴聯合處自成一家豈亦謂其揣摩影響也今從删以便記誦

六律於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不銷兵即爲至樂矣

此以下言兵之應律

考要云音尚宮即周礼大師執同律以听軍聲之說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吹律合宮音故軍士

律書

史記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

爲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

其於兵械尤所重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械謂弓矢殳矛戈戟故云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彊弱引舊語乃曰故云聞聲效勝負周礼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彊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

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催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慓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潤主幽闇故兵弱少威也

自黃帝至孫武

編句

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害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也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一作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

夏桀至息也言窮兵之害以其用之拙而行之逆也

勇權力執四句喚起窮武不知足一句

自高祖至末言偃兵之效而以和樂結之其意深遠矣

闇於大較（大法）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

先帝知勞民不可煩句應高祖厭苦軍事

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執同律以听軍聲詔凶吉兵之資乎律尚矣史迁雖兼言兵而所重在律宋儒隸來嘉謂其知

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有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

律之意正指其言兵也以不用兵爲至樂應前六律于兵械為尤重二句

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漢文武尤加詳爲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錢盛　粟盛　馬盛　官職盛　按此甚言富足若是而武帝自為空虛真可嘆也　衰之兆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從此弊充溢之積從此耗物盛而衰之驗也国費甚于用兵

百姓巧法則衰于重犯法矣財賂衰耗則衰於餘貨財矣庶恥相肖則衰于先行義矣

徒以武斷於鄉曲。（豪富無官位以威勢主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音完）弊以巧法。（百姓耗敝故行巧詆之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

恥相貌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弘羊孔僅之屬自此始也
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米至石萬錢至武帝時人給
家足府庫大倉充溢貫朽陳腐蓄積至是盛矣漢初天
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群
矣人重犯法而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
宗室公卿僭上無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

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首句發其感憤之意夫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即光傳受之難以明讓許由之妄特借由光以發烟波

伯夷傳 全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一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疑于有

見实有其人

疑于無

滙大经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絶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夫子稱

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悪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離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犢流飲之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子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采薇詩之文皆怨辭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甚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惟与善人而違覌古今操行不軌者多逸樂公上發憤者多遭禍是以不免于怨也然君子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称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居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伯夷名元叔齊名致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

比歌騷之祖

此以下無限悲歎感慨之情

即顏以疑天道不足信

即跖以疑天道不足信

即近世善惡傾倒以明天道不足信是太史公

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驚言

結言天道不足信遂接說天道雖不足信不可因此而阻為善之志故以各從其志申之必不重操行不軌者而輕擇地而蹈者

君子疾以下言君子所欲不在報施而在名正

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頂竄跡滄州之賓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孚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此正是各從其志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謂操行不軌以下其輕若此哉。指擇地而蹈以下索隱曰謂伯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以下雖

是各從其志處議論亦正議者謂其指一二人計較天理非知天者未然〻〻

太史公言夷齊不能無怨淂夫子言之故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爲足勵行立名者必

論伯夷淂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從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無直而不用于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

賈子曰。引賈子語終各從其志意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言貪權埶而矜誇者至死不休衆庶馮生。按鵩鳥賦作品庶每生每生謂貪生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覩也伯夷叔齊雖賢。淂夫子而名益彰。此見天之報施善人以其名也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數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附青雲士也此一篇大旨

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真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為怨。文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士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

敢怨故不成事

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

史矣

一篇大旨

附青雲十七也此

朝又有人補言指表揚叔異故人曰未[illegible]孔子言

有疾即不放文之誤道盡三事斗蓋見其人特文也許

真西山云此傳始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遠矣

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以議論敘事体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摭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粲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屈平疾以下是太史公爽調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即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

代屈原敘所以離憂本旨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惟悽愴眞得騷之趣者謂好色云者以雅發有容妃等事比原持設旨

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帝稱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

以思君耳非如国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叙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与伯夷傳同唯伯夷屈平太史公所重慕故詳論之

索隱曰人君無愚知以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信讒而不能反国之論

懷王不用屈原

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靜潔之貌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

之言死于子蘭楚人咸咎為頃襄不咎子蘭及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漁父辭已見国象

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

陳仁子曰孔子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被讒放逐既不罹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效微子去國之心行吟澤畔欲為比干又不欲其主為下愛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太史公此傳可為千載知己

管晏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

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敘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畧而以所以為謀者結之而一傳畢矣亦傳之一体

前後述管仲自言凡兩見而敘事即在其中此

太史公傳記一滔也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如長江大河之勢一陣便住　此十餘世是言鮑叔　按此段權碎管仲心緒　善因禍敗句得仲一手骨髓下三事即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父母兄弟妻子曰六親）四維不張（禮義廉恥曰四維）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

史公連下文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之伯業具見

善因者一

善因者二

善因者三

毋齊人不以為後与上五不以字遥應遵其政

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曹沫以七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

亦是因其因

節儉力行句道盡

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深有意焉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謂直行也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行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于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餓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與此文少異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管傳有數知字此傳亦揭出知己字亦寓意嘆知己之少意

按石父之賢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矣乎孔子哉

好老婆好老婆作成傘夫有個紗帽戴々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讀作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闊畧蓋本書所自載与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將順數語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索隱曰皆管仲著書名篇）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按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故史迁以無勇責之

鮑叔補桓有齊功不足奇而知人善下自是休休有容處

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之御大史公乃願為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平生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附王世貞鮑叔牙賛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管仲初封子糾射中桓公帶鉤及桓公入齊管仲請囚叔牙而請釋其囚相之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其為之下而

晏嬰子西力阻大聖人愧叔多矣

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者也（桓公為五伯諸侯盟主如蔡丘之會是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稱為尚父而不名）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晏嬰名平仲齊景公欲用孔子平仲沮止之）明此而子西（楚王欲聘孔子而用之子西乃譖而撓之）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按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不老子則申韓之發源与莊固謂迂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或者未知深察也

老莊申韓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遇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胡定曰遠周而見老聃蓋問禮也莊子乃謂孔子見聃而歸三日不談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丘之于道其猶醯雞与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是何尊之之過也吾意莊周老聃之流欲借孔子以尊渊耳而綱要逐点粧信而迷之耶

朱子謂莊子才

周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言其變化不測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索隱曰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故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乃著書

莊子者蒙人也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南華經亦有寓言篇名寓寄也作人姓名使相

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者也援漁父盜跖胠篋庚桑楚皆寓單經篇名

此篇在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己處截上敘其學下敘其事然總是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一句意

與語是寄辭於其人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污瀆瀆污之下渠也無為

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跡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又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范蠡知勾踐可以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以同安樂則去之浮江湖如去佚蹩是以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賢哉

大名之下二句是知幾者一故乘浮海而去

陶朱公事蹟 讀此可以醒世　　史記

范蠡事越王勾踐（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户人也）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

范蠡逃誅于泛澤留侯拒禍于訪松是亦沸羹完指而虎口求生也

久受尊名一句是知盈者之故陳散其才而去

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范蠡自謂也盖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若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興母事亦奇甚范蠡列在貨殖得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賫數百金

痴男至此哉父云所其所為不悟莊生又云勿問所以亦不悟痴即成貪耳

此揣摩莊生本意

夫莊生非素善陶朱公者哉一旦以千金故羞為児子所賣覓納其少子於死地語曰大德不

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病不宿云云若言有如病不宿死誡後入此金復歸朱公勿動也）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

批小節莊生其周聞此義乎史迂謂其雖居窮閻然以慮直聞於國者吾不信也

此見朱公長男愛金疑莊生處以召殺弟之禍果如朱公上文所料云 痴兒

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云昔虞夏商周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〻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常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蓋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浮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

大约莊生只是俠客如郭解之流非知道者故有此舉動

事奇敘得亦奇

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懽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其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固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

入深谷藥林而
能浮材者擇木
者也處奢靡踰
蹤而能制心者
擇行者也是以
陶朱公居置千
金而顯名天下
傳于後世

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作郊）彼一豈知
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所爲欲遣少子固爲
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
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
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
朱公

范蠡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云云浮海出齊苦身戮力
云云止於陶復約要父子云云三遷皆爲苦身戮力故
贊語亦云　附贊語于後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廉平是起之矯處

在德不在險有道之言也豈其得聞曾子之訓耶抑德是何德是殺妻求將之德毋死不奔喪之德耶至矜功而与田文較上下祇一悻悻勇士耳宜曾子絕

吳起論險論功　史記

起學于曾子性貪而忍因欲立功矯自勉厲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險路也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之

按李克云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取節而用起之可任于人國者以此然卒以此殺身則殘忍之報天網昭昭起後之楚事悼王，王卒楚亂擊殺吳起

此非有定見定力者不能

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

論功叚與魏文侯時李克翟璜論同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矣。乃相魏成。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舉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衣羊裘見上前氣岸且衣帛云云亦自矯矯不群蓋其氣足蓋之矣

數語是扼要之語言漢比不疑同

后稷世德

公劉太王世德

劉敬議都關中

劉敬本姓婁後勸高帝與匈奴和親賜姓劉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輓輅牽車也）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鮮衣鮮明之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

文王世德

武王乃因德致功

成王始營洛邑

言所以營洛邑之意

又追叙周之盛与周之衰結上案以起漢

只此一句鎖通篇大意

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盂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城周在河南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附離即附麗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東周乃成周也西周乃王城也是爲

言漢不如周之盛德又比不得同

因說秦地之固

因說扼要之便

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肮喉嚨也 搤栖也）附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劉敬之言得子房而決

此數語出王介甫集

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畱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劉敬衣帛帛見衣褐褐見此其質任自然已超流俗之表觀其勸都長安甚得王公設險守國之道第所云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凡都會皆然也寧可獨論成周哉故謂長安雖亡乎秦何以二世謂洛陽易亡乎周何以七百延乎四海而朝宗京室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晚矣故謂周之衰非其德薄而形勢弱也豈確

時高帝為匈奴圍于平城解圍之後敬建議以長公主妻冒頓

論哉當思德為本形勢為輔則宗社之所以泰山也漢人論事每不純於道也類如此予尤疵敬之議以漢公主厚貽冒頓也不惟為中國羞且開萬世和親之端或曰此寬漢帝一時之急耳然教主屈志事戎虜不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諭汝宜思慮為本朱樂兼輔則宗社之所以恭正也
入論事每不乍合道也然如其亭先寢殺之議以頭公
主尊賢圖頭也不惟為中國蓋且開體世舍變夕憂汝
曰先寬深帝一時之急耳然數主遷志事故圖不言天

相君之面五句
比面之便危背
之便貴所謂以
相人說也
所云相法特引
進說法而意重
在成敗在決斷
一語
大意言楚漢分
爭只憂亡秦今
秦已亡而兩主
智勇俱困正宜
于此時決斷

蒯通說韓信　史記

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

楚人威振勇也而迫西山勇困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

俞思李曰按信之顛末其始末罌缻魏背水戰趙囊沙破楚以彼其才果足縣而主之命係楚漢之重何其智也其後襲奪齊軍而借陳兵出入械繫雒陽而猶恥列絳灌謀

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胆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罷于舍人見欺于蕭何何其愚也藉令三分天下則足而居其將能自固否耶豈天有意相漢見群梟未亡特欲其聽而群梟既亡遂奪其鑒耶不然何至一人之身智愚之相去遠也

讀此數語便了韓信心緒覌縱目書后敘淮陰

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以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

侯韓信朱子蓋洞見其曲直矣

却是一段議論逼似國策

徵語多裨於信說不用而佯狂為巫閔知已也太史公謂其騙雅陰而淮陰取亡淮陰重遺徵言惧負于漢耳

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按秦王離圍張耳鉅鹿陳餘軍鉅鹿北自度兵少不敢前耳使張黶陳澤讓餘餘以五千兵使二人先嘗秦軍至皆沒圍解耳疑餘殺之遂解餘將印收其兵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

豈因之以驕乎世目之為辨士吾觀其不受羽封不為漢屠盖輕世肆志之流非辨士也

按說者謂捘机之會間不容髮信惟不用蒯通卒誅夷噫不然信勇不过項王天方令漢平海内項且授首而况信哉通之說推一時之利害

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

不睹興亡之大關者也信之射通似矣獨惜其有吾將念之〻言猶豫基異日反漢之端云

知者二句應上成敗在乎決斷

反覆取譬最人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

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

用三個時字与上時至不行時字相應

信誅殘去暴定海宇于一統光廢昏立明壯国柞于將傾二人之功勲大矣一則以假王見猜

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附王世貞淮陰傳陸二侯引于此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韓信破齊自請為假齊王又滅楚封為楚王）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漢圖畫功臣以霍光為首稱為大將軍博陸侯而不名）夫掃秦孽魏。滅楚定齊。席卷天下之十九。（信為漢高帝定天下）廢昏立明。（霍光廢昌邑王迎立宣帝）言一字下畔。祚安漢祚之四百。項氏。

禍延三族一則驂乘遺殃免僕反身其戮辱亦大畧相當

山推之威非信莫遏項羽力拔山氣蓋世卒為信所遏武皇土崩之勢含光曷奠武帝末財窮民困勢若土崩霍光受顧命而奠安之然而倩起躡足韓信請立假齊王帝怒張良躡足附耳禍萌驂乘霍光驂乘帝若芒刺在背韓既被五刑夷三宗霍僅及身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草歷千古而長冊此言信夷族之慘千古含冤鳳車之轄飛南山而不返此言霍光身後之禍嗚呼惜哉

先以引大体忼慨提起後案接諫帝馳峻阪諫帝却慎夫人坐歷々証之皆根引大体忼慨一句来

一斥趙同滑大体

袁盎議論引大体

史記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嘗諫毋摧折淮南厲王王上不聽及厲王以憤恨道死諫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各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体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案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一作謀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叅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

二諫馳下峻阪得大体

樊噲諫高帝曰独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独不見人彘乎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也

三諫卻慎夫人坐得大体

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倚也衡樓殿邊楯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

以子少之賢直諫尚不得久居中况末世乎

日飲毋何還是日飲酒自遣而所飲毋多

一挫遂不堪乃是氣岸之士非深知道者

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毋何者言更無餘事也猶云可無恙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

袁盎議論引大体

按漢書作起說為是今史本多作跪說非也

袁盎諫趙同驂秉正論也实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輕士善言也实則愧其慢已盎平生扶詐率此類

此篇文字直發有氣亦可激發才情

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此見二子有莫大之功居將相之權而日不撤自尊以輕入故引以折之也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此見嘉起身至微而自尊大便是平勃不如如矣按平勃俱是能听陸賈之言以相交驩故能誅諸呂安社稷所以袁盎引之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此見為帝者尚不敢輕人兄為相者如何輕人得也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

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
上客。

按太史公曰。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則盎之直言亦不
足稱雖事矣。後世論者多不足盎。予但觀其斥趙同為
刀鋸餘人。卻慎夫人席。戒申屠嘉以聖主責愚相之語。
未始非人情所難者。但其失在斬錯以謝天下耳。

此傳不可不讀
賢于讀雜紀傳
灌夫是个剛愎

魏其侯傳

史記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従兄子也武安侯田蚡初生時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封為武安侯建元二年魏其為丞相竇大后好黃老之言不喜魏其武安儒術二人皆以侯家居武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蚡為丞相益驕魏其失竇太后益踈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夫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

不遜的人故每每如此然魏其雖失勢而夫不背二心則其節尤足高

禍根固在夫使酒尤甚者在家族客為權利橫于潁川然世間豈少驟貴而驕如灌將軍者

氣奪嬰與紛傾陷卻歷歷如目覩指數纖悉無遺

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暗伏武安之辨及魏其之相仇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伏後丞相言夫家在潁川橫甚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批排也根音痕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勢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說繩而根括之也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謂相薦連為散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兩人或蒙覆極力描寫

節敘得好

殊無往意應前詳匣驕貴之狀令人可厭

恨相知晚也。應前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獨厚遇之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案服謂其功之服也故應瓚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且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此卒飲極驩所譎嘻笑之怒甚裂皆者也嬰与夫尚不悟乎

極力描寫如画見夫使酒者一

接籍福請田事大抵天欲禍人屢消此不如意事然灌夫怒罵籍福痴漢強出頭耳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
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往。行。灌夫愈益怒。應前灌夫
不擇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之舞訖相勸也丞相
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
飲至夜。極驩而去。此一段就伏同灌夫禍根了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
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
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
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
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

武安恐二人本在奪田下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之
此与上橫於頴川應
搆成大禍又在此處此時灌夫既与武安有郄則魏其亦不必強之与俱矣所以一人竟困于武安之手
見夫使酒者二

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頴川橫甚應前灌夫（橫于頴川）民若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下席而膝半在席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夫罵程不識正以洩前怒也且程李亦見重於當時而夫徒曰斬頭陷胸何知程李所以激武安之怒也禍不旋踵自取之耳

見夫使酒者三到此酒尚未醒耶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之屬也）彊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應前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言不避死亡也）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

篇中歷次夫不憚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寸上魏其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案

魏其不欲与灌夫弥生為後同

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匿其家者聽其家之人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

罪張本
武安盛毁灌夫
惡横即下面韓
安國所言丞相
亦云灌夫通姦
猾一段是也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間。音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幸為變者得為大將立功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按此朝論具見者是魏其意

按轅下駒謂進退皆不定也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吴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争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細人女子俚淺之言点叙得井井的是第一文字

右建素謹厚而音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极罷面斥朝臣真小人而無忌憚

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籍蹈也猶言蹂籍也今我百歲後
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謂帝不如石人長存也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
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
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也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
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
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板
援也首鼠一前一却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
何不自喜。言何不自解釋為喜樂耶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夫魏其毀君。君

按蚡之於嬰也始以籍福之計讓而議之今以安國之計議而殺之惜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自覺也豈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耶

天子崩曰大行謂查考尚書所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齚齧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按仇對也言薄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所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繫都司空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天子身後詔書曰遺詔

掌無遺詔也蓋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故尚書全遺詔賜魏其也

快人快人

而人之死的的坐此

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音肥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一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

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太史公小論其言約而盡其情慘而切可為三子實録

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与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豈至俳褻而尤可說

曰愈益謹肅曰不敢嘗食曰自往迎皆繆重之為相如地

司馬相如傳 詳卓文君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因病免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郭下亭也臨邛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

叙得簡重前云繆為恭敬後云繆与令相重皆善寫景

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無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猗文君必能好詞賦若意非独琴也

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是也此言數一再行謂一両曲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以琴中音挑動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体永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婚不以礼為節

說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事識息後使蜀時乃嘆得尚長卿晚視此何如獲秦傳叔兄嫂母妻亦類此真是市道不在門外

此時邛令獨不能為相如關說王孫耶

他人不下手處太史公偏下手

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言貧窮也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託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第且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瓦器也每食必滌滌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

文君當鑪相如滌器匪果為生計并心也特欲耻王孫激之使垂盼耳

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观岂所讀者止齊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林為二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

漢太史公摠子虛賦之大旨為訓注之法

至是相如貴矣果得遂題橋之志

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以為折中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是時邛筰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皆屬越巂郡）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此与蘇秦相六國後過洛陽特事一律亦是醜世亦是醒世

這個天子大悅亦是以琴心挑之者相如之品可知

蜀。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蜀有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財与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斯榆才俞國也除邊關關益斥斥廣也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南至牂牁為徼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蛮夷界通零關道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悅。

相如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

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恚苦其父母之恥乃復輕其車服節旄之美使恥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迂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喜隱者自恃其明与智也故其文也連于游說不然者不足稱近

欲叙威王之勵治先以淫樂起案此与伍舉諷諫楚莊王語曰頃進言一也楚莊得之而淫益甚齊威得之而朝令長明賞罰返諸侯侵地則非所為說拙也

淳于髡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

只兩主之智愚異耳

傳作三段看以大鳥喻而以朝諸縣令數語結之中以穰田喻而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而以罷長夜之飲句結之摠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猶杯樓也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有薪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

髡惡
沈酒醉千年以
來依此

一斗醉

二斗醉

五六斗醉

八斗醉

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鞲。（帣音眷收衣袖也鞲音溝臂捍也）鞠䠋。（謂曲而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音瞪乃直視也）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十有二參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

一石醉

見樂極則飲過過則心傷之故丞以為諷也

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薌澤薌即香澤蘭也賈誼新書泒客澤燕荀子伐澤而食謂焚香氣之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又云側載睪芷以養鼻可以証矣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世無此理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東坡云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會男女雜坐數子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生平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窺其趣者語

見藪小品

司馬季主傳乃韓退之王存福傳之祖

以所賢者何所高者誰辨詰之止欲破卑汙二說

三君以尊官厚祿為世所高以卜筮為世所賤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謂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常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説

作兩段看季主辦亦作兩段看皆逐節剖判井井有序

一篇主意在此

二喻該括

自賢之行也至公等是也為一段破上尊官厚祿之說自述而不作至長者之道乎為一段破上世俗所簡賤之說說得二大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瑕疵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音貲）而前。孅趍

莫心服

只罪瘠娥趋四字皆有意曲尽情实

中間以官為威以法為机数語寫尽當官之弊連今日世界都罵了罵得毒〻

〻

連用六個不能字又搏一法連用三個也字

足恭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而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懾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

有人為先容者進之有財為苞苴者礼之則不肖將与賢者並列非即鴟鴞与鳳皇並翔乎且賢者退而不肖者進非即蘭芎則棄野而蒿蕭則成林乎援喻切當血脉相聯

見先王六重卜筮顯非多言誇嚴

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夫鴟鴞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且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式即栻也其形上員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慱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筴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卜筮者掃除

明非矯言鬼神
明非善言禍災
明非擧求拜謝
明非言不信
公見夫談士至不立特以起今夫卜者一段

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明非行不驗

導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味亦似罵二子

司馬季主此論蓋亦逢覩二子之終故以自匿辟論以除群害數語折之今觀賈誼所為勢高益危之嘆胸中涇渭亦侭分明讀鵩鳥賦大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退居三日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賈且謂其存亡生輕去就胡不早計而淪胥以斃耶抑孫吳贊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耶務華絕根一言旨實哉

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糈精米也所以享神言卜之不卜乃不見奪其糈未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一作莊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賈誼為梁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附郁離子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唯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听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敘此傳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辭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继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及而决眼者慮禍及姊也末得重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大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而固字有生色

聶政刺客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軹縣名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俠古俠反累力追反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國策作觴暢為淂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

夫人一作大人蓋古者父母皆稱大人湾將就誅与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

政不受仲子之金蓋独取其心所謂死為知己者死

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音脆）以養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粗米也 糲酒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

敘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數言是戰國第一文字當時啓者亦鮮作此語

敘事詳贍不厭重複今人文必不能如此徒以箋省為高

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此追念仲子前日殷勤之恩而思所以報之耳）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從事者欲得其姓名而刺殺之）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莫能就者不得以成）

却有見比荊軻較高一着

刺客傳如聶政独行杖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荊卿歃易求之上就車不須只此時懦士生色

爲莫知字亦工

就其事也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徙殺伏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皮面謂以刃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決出其眼睛也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

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甚纏綿詳悉末乃用衆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斬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緩急起伏宛然當時氣象

能道出弟政心事有是弟有是姊

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荣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荣其姊名也）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知吾弟者言與吾弟相知已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荣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入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〻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

政猶春秋間刺客常事然若姊則尤奇故敘次其事令人撫劍千數千年之下猶若欷吁者鄉使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須如此解始見此文之妙

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雖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歸重於嚴仲子身上去

李九我酷好荊軻傳非特慕其奇激異跡亦喜手長善于模寫每清霄穎靜展卷讀之擊節酸鼻竟悲風滛窗隙入豈燕歌故有此耶高漸離矐目報丹亦不負此筑者

太史公次荊軻之刺秦王也既

史記

刺客荊軻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懾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

先以魯句踐之短軻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于荆軻之意可想見矣

此處先安頓田光

此傳敘燕多忼慨之士因荆卿而及田光樊于期高漸離輩其

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

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與何其巧相值也

歎陝田光可謀荊軻可使故先敘丹与鞠武問荅以起下文

丹欲謀秦又得樊于期湊集

此意封是乃無

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

謀中之謀

又皆謂鞠武知利害而丹不從所以速禍愚謂燕秦之仇既深而王翦之兵又削平五國丹即服從不免也所恨者荆軻之謀不遂而秦王之不為王僚俠累耳未可以此而

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

非丹也

到此引入田光

王世貞曰太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發之使必遂

到此引入荊卿

天欲亡人國事事湊集天欲其

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王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入国六件〻凑集始因鞠引入田光又因田光引入荆卿叙事有系委有步驟至自刎而死句缕了田光案以下特把荆卿事粧點正是智深勇沉處

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

荊軻坐定与上白先坐定進應後太子避席数語審計窮刼秦之謀志坐得已哉夫韓趙為滅魏必及燕ゝ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而或者以桃然速禍繳之則彼四十年適好之斉必還荊軻刼秦而敗耶

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明
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
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
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猒。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
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
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

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格天下賢者而齊之仇以報此丹所當法也不法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况荊軻之劍術又輒人之下者

荊軻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

此下敘請樊將軍首事詳匝

樊將軍窮困句凡兩見亦見太子之心事

欲激樊將軍故先以父母宗族皆為戮動之然看他大息數語之自係然何待激哉

欲輕易得人一頭其發語如是

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軻函於期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秦仇報也此義士之流痛嗚呼喜斬卅首以献於秦勢亦不得為[illegible]子尚誰咎耶

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

太子之疑不得不遂盖因前日憑車騎美女久之未有行意故也

穆文熙曰荊卿所待竟不知何許人然禍在燃眉而欲待入于千里之外恐亦無濟至以舞陽為副則甚不若聶政之独行杖劍至韓之為愈也

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

荊客傳如荊卿按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待儒士生色

穆文熙曰方其圖尺匕露之時正可以行聶政專諸之事乃欲為把袖揕匈之謀何其迂遠也况秦王之梟健乃軻之敵而背蒙負信又何可以约契要之軻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為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

要急若此宜其
不成功也
四急字三卒字
模寫一時倉卒
之變殆盡

正義云秦王被
刼乞听琴而死
姬人鼓樂曰羅
縠单衣可裂而
絶八尺屏風可
超而越鹿盧之
劍可負而拔王
乃奮袖越屏風
而走

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

前後兩笑字狀其洸容忼慨之意

應前誠得刼秦王

不見舞陽下落想也了當了

敘事至此或於淡了又得高漸離一段復焰

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高漸離如聶政之姊皆天生奇絶事故附之以為曲終之奏

到此敘高漸離變名姓事及舉筑朴秦皇帝事才蒿首愛燕之徇身及善擊筑者高漸離一段案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既為庸保常畏主人听其約束故曰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三涕泣處血脉
相聯

王維禎曰傳内
聶嫈勾踐高漸
離田光鞠武於
期蒙佳夏無且
凡八人安置先
后咸有脉絡不
苟缺一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角以馬屎燻之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蘓濬曰秦之暴也荊卿以匕首擿之而不中漸離以筑朴

之而不中人皆以為秦未亡也不知秦亡之速者以不中也盖使始皇斃於一中而遂燕人快抉之懷就殱于斯豈哀于斯則喪樞何繇而秘高斯何繇而謀蘇襲位爲怙矯正爲據其仁慈亦足以保護國脉於不墜豈以扶蘇之賢不能盖前愆哉惟不中於秦廷而暴崩於沙丘高斯緣是肆其謀胡亥緣是竊其祚以燕繼燕益深其膺卒之徒為赤帝子驅除爲則彼之不中者特延一時之命以成其䟽基耳意天之亡秦兆於此也豈必沛公入関而後曰亡秦哉

淩約言曰敘荊軻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
毫髮遺恨

[illegible]澤此傳無甚[illegible]但其事奇可[illegible]當官除弊諸法

吏胥朋倚為奸天率類此

不有搖言則不能煽惑民心故以不為河伯取

循吏西門豹傳 亦奇績不可不讀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

婦則水來漂沒其人民者是為搖言以惑民

凡長吏不可無此風裁徙因循怕死積弊不革何以為民上處止

裝点好

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娶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云。長老之言至此

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而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西門豹欲止為

沉大巫嫗者一
沉弟子者二
又沉弟子者三
又沉三老者四
又欲沉廷掾者五

河伯娶婦之例然小民易惑以禍福使徒以令止之則民必不從縱從之亦僅暫停朞月之間而後必遂仍前矣豹思定圈套欲沉女巫以警惧將來故自往至河上以親身目覩而曰吁河伯婦来視其好醜然後設為辞說使女巫等入河以報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而沉之也

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為華言持華備礼也磬折謂曲体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

褚先生敘事無學太史公欲恣肆而無法故多失之于煩瑣而此敘西門豹投巫嫗等事一時如見蓋旧文也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富云

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

也溝洫去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爲臣皆非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賦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以溉鄴也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

也漳渠去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
曾孫襄王與群臣飲祝曰令吾為臣皆如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賦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
是不仁不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

摹寫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处極工

見文法輙取句最見老吏手眼

酷吏張湯傳 畧

史記

張湯杜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習律令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刻于守戒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謂不報謝其請謁也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陽浮慕之好班
史增道字拙
請博士弟子補
廷尉史是湯巧
於媚上處
自上方鄉文學
至任、釋湯所
言皆湯多詐舞
智以御人處所
謂知陰陽人主
與俱上下者也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
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
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
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
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亭平也均也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
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應一

詐　詐

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意即豪即下戶巀巀如此決

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椽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
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寺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
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王坐不用諸椽語故至於此罪
常釋閒詔荅聞也如今制曰閒矣瓚曰謂當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
此奏乃正監椽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
言雖文致法上財察師古云湯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听上裁察盖為此
人希恩宥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内

許

湯自然刻深而眞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処

踵上所欲釋者名爭之致死是文深意忌處

承上指是詐而巧告繇解見準書

行徧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雖也。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

每朝奏事天子至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史公寓意深矣

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算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一十文也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時臣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後朱買臣王朝邊通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天子果以

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為書謝言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也

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候語孰不得不然非与酷吏也

酷吏傳序

史記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道經之語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余讀酷吏傳諸所刻鏁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与秦特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欲燒其尸今

圜。（觚稜有隅者）斲雕而為朴。（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

酷吏傳贊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八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謂知向背也）與俱上下。（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主居上下也倒用便奇）時數辯當否。國家頼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

之吏可不戒乎前引孔子老氏撲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没善而首尾相應不露於詞讀者自得耳

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八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廉者謂杜周有子顯趙禹壽汙者謂郅都斬寧成髡鉗義縱棄市張湯自殺王溫舒五族尹齊燒尸咸宣自殺也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減作成謂推繫之以成獄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蝮蝮蛇鷙音至言奇酷比之蝮毒水衡閻奉朴擊賣請。謂以朴擊致人買死請求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推德與曰都為中郎將活賈姬為濟南守誅豪猾為中尉宗室斂手為雁門匈奴不敢近邊然且不發私書不

受請寄堅剛真純終始若一一坐臨江之嫵手足異處
有以見漢氏之不綱也子長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
義哉賛述雖云引是非爭大体又何補爲

韓非宗法家故以儒与俠並譏但其稱独行君子義不苟合當世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韓非子刻薄欲鉗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独取俠客之義如脉憤与說雖至急緩者人之所

游俠傳序

（此篇班孟堅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邪）

史記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猒飽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也）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以存亡死生矣（亡者存之死者生之）而不矜其能（此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有

時有也更自謫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卻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称特其語卑而意深

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困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見游俠不可無）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此即上饗其利句意）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延陵英季札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邪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俶不入游俠乎

此太史公為游俠立傳之本意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

既說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〻不放過要見雖之又雖以此直至扞當世之文罔与豪暴之徒反覆而愈明

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奇文蔚起而立論處則有激乎其言之也

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接因訊史迁傳貨殖崇埶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彼不羈之才豈沾沾埶利者流也且是傳敘事詳明議論錯綜文法変換足占學術之富筆力之高

史記

貨殖傳 讀此傳勝於看雜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即眇論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教誨猶煩也整齊則強之 管鄭是也商韓則爭數語有見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纑山中紵可以為布 旄玉石、

此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横變化莫知其端与游俠並千古之絶矣

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雖知當下里無用之時一日而急則視為不足矣穀粟犹是也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若圍棊之置子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賤之徵貴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

遷自傷家貧不足[illegible]贖故憤而作[illegible]傳先敘古之治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来富者致觴中違用富字

致富津津可喜是太史公失意之遇乃有此得意之文

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

千乘數句漢武府庫虛之責及王侯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似寓言滑稽之類然玩侮世耳

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離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之師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金穰水毀皆大概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飢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但無時備不畏常稔常旱也

子讀貨殖專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与語遂悟為李法盖學然如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五行不言土者土壤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二十九十皆米斗之直言米賤農病米貴病商賈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完者無不有也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

再不能用即此意也

不責于人及擇人任時之句皆是借陶朱公形己意非陶朱公[illegible]也

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此七此五亦大槩揣之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逐隨時利而不責於人。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觀時變与盡
力相遠雖以
此治天下可也
人矣我取人取
我与亦老子之
所去言即上賤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事於衞。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著作貯。廢著即廢居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出疑作凶取帛絮與之食穀也。太陰在卯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太旱。明歲美。有水。至

微貴二句及貴上極二句意寫中關鍵

欲長錢二句正明人奔我取二句意

倚頓以鹽鹽富

郭縱以鉄冶富

烏氏倮以畜牧富

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倚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其繒物。間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

寡婦清以丹穴富

結鎖上

此傳特于叙事中着精神

叙関中土產風俗

至用谷量馬牛。滿谷則具不伏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訾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

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重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隙者開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少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太史公只因無財贖為下蠶室故多感慨之言

敘三河土產風俗

敘海內土俗處處錯綜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若睹其文尤妙

敘楊平土產風俗

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束其道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堯都河東。殷人盤庚都河內。周人平王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會聚。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楊平陽陳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音冀忮。音宜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

敘溫軹土產風俗

敘邯鄲与燕土產風俗

皆疏傳一字不可續益讀此等文字須是逐句繳勘逐字點檢

不均。鶻䟦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溫軹二縣名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謂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

猶心理会方有長進如叙風土處看他安頓個點字故字一字便有一味敘物産處看他文机変幻不可覩摸既曰木千章牛車千兩又倒一字法冂馬蹄躈千僮手指千又榜一句法曰棗栗千石者三之何等活動何等筆力可見子長夫巧手段或曰

之間一都會也勃海碣石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言如雕性之捍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士農商工賈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

至長直以文為戲慱世一處耳

又叙臨淄梁宋西楚東楚南楚其處風土歷歷有據

趨利甚於周人亦如談縱說橫之氣

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其山其水其州由其胸中包括輿地也各如行旅逐

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取音秋慮音閭徐僮取慮二縣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

勝可畫爲節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

昔人謂歷盡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可謂至言

其心內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意

俗則齊。朐繒二縣俗則齊言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後都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所及便成境築

檇之二字又如
六槧商略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故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音妥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

註人説道廊庙之富与岩穴之果皆有所見迫乎入不可復辞可以徐思而不可以倖踰至廉吏久々更富而又有理夫為廉者必貧書生常語也此謂廉賈自保則歷願任[illegible]又精廉者利不

偷生（呰音子窳音庾弱也病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苟求無惡于人而衆利自集其歸亦不可筭也

馬遷極知鄙俚不吝情實故屢起屢嘆佚以為未足也直歷舉世間死生利害喋喋不厭而中各有精意陰語

評所叙却似謾罵人讀之不免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格。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冐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謂財索終不餘

考見高才廷岦崇訛刻者將德乃太史公本意其極論貨財者為世俗言非其志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自棗栗漆竹以至薪槀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質而不俚者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以下連用許多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此不敢以遠故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百六十頭而牛賤而牛賤以此為數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為計山

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皮日休釣魚詩每斗霜鱗換濁醪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安邑以下言天下國土所出及名國以下言每國之所出

居。千章之材。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為鍾若千畝巵茜青倩。巵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畦猶壠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言少有錢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

家貧親老七句與無巖穴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太史公盬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頗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果詭者猶有取焉此書看他敘財物器用以百計

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穴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酤酒酤釀千瓮醯醬千瓨。醬千甔。瓨長頸甖甔大甖缶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軺音遙小車也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髹者千枚。髹音休漆也銅器千鈞。三十斤為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素木素器

以千万計太史公誠不無歆豔豪然毫力自髙

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貪賈貸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貸出如糞土故五之蓋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為取則其為利也大

也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躈作嗷口也蹄与口共千則如二百疋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鮐音貽海魚也鮆音薺礼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

觀擇焉。

敘卓氏之富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縣名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 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敘程鄭之富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敘孔氏之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

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慼

叙邴氏之富

叙刀間之富

又傳之變

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于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堅嗇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

纖師史之富纖孚非纖嗇看下轉轂百數當是纖巧靡麗之謂

録任氏之富尤得人棄我取之法

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敘橋姚之富

貨殖傳如所云貸子錢息十倍甚無足齒而亦津津置喙為斯亦太史公之過蓋非此公筆力恐杜撰不得徒氣臭耳

椎埋無謂當是冢椎埋識去就

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賈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塞邊塞斥開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橋姚人姓名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

尊卑而隨時俯仰語相似然不甚可曉第必非椎埋耳

太史公謂富者必用奇勝後面歷叙數事要見其奇處亦太史公玩弄一世謂當時致富者率皆入賤行之為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總應前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弄法犯姦而富（弄法犯奸乃是奸徒不法者）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灑削

而以好事惡業厚處卻之邪零々碎々不拾二物此傳見太史公筆力独冠古今故録其全文

洒刀劍名謂磨刀以水洗之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誠一即業有專攻之說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按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王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公哉

徐自淨云太古之事若存若亡太史公足力到故能採古帝風流目力到故能覽尚書及諸家書精力到故能辦別傳流之是非其云好學深思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是太史公自任處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上也言久遠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礼文及孔子家語篇名漢儒者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故或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嬀州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也）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往往皆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予觀春秋國語其發

第弗深考言人自弗深考耳若古文所傳則章章不虛

尤雅句應前不雅馴句

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傳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顧第弗深考。【顧念也第但也】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為虛妄也】書缺有間矣。【正義曰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索隱曰言古典殘缺有言載故曰有閒然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故已今採接而俗論黃帝已來事耳】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史記所據者五帝德帝系姓要在學者傳聞深思精擇而慎取之耳。故以黃帝著為本紀首。則顓頊高辛在其中

重瞳是將無做
有
興亡二字相應
三年五年見興
亡之意俱關鍵
舜重瞳子項羽
亦重瞳子而重
瞳子未必皆仁勾
踐長頸烏喙禹
亦長頸烏喙而
長頸烏喙未必
皆不仁彼度相
者烏足論哉
英雄志慮畧相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壠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来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城東。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

史記

同余观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观秦王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游會稽渡淅江項梁与籍倶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三侯垓下之歌一則威加四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寫播帝主興衰氣象雄哉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繆哉。逼矣繆哉 相喚應

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着異聞。贅自佚宕

王世貞贊力拔山。氣蓋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列九字。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殺。軹道之誅。未足酧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絶命於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懷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吳基自泰伯而泰伯有隱德故太史公述孔子之言而表章之延陵季子亦無愧太伯者故太史公闡以一語曰慕義無窮蓋高之也

吳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以國讓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論泰伯之德而繼以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言不愧乃祖也見微而知清濁以所使諸國事言見微一事知興衰也知清濁一事觀於周樂也末句繳束見微知清濁句

私謂斷斷即闇闇之意

亂者一

亂者二

亂者三

魯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書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嫡也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誤其所不當讓則讓亦爭也老少相讓幾於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微歎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反戾若是故又歎之

以述齊起議論叙齊之盛以太公桓公並舉文勢奇絕更精膩可愛末收掉一語不遺餘力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一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自泰山云云知其天性也齊之地廣人衆得天下十二之勢數語盡之矣以太公之聖建國本云云不亦宜乎言霸必有大國也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再繳上意益命意如此

乇兩仁字後一烈字見仁者必有後

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匽家所謂氐嬴夀考歟足可觀所養矣𫏐固不必強也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仁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又措交錯襍也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按七國秦則呂楚則黃三晉田齊皆以大夫簒獨燕為故國召公之澤遠矣丹懷小忿欲𢎞虎秦不聽鞠武而交田光卒使荊卿為賊挑怨速禍致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論者猶或賢之過矣

嘉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史遷尊孔子于世家置老子于列傳其見卓矣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譏好觀遷史耳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方漢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史公遂知其必有褒崇之典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

獨舉楚靈棄疾為喪亡之鑒太史作贊寥寥字而語語鄭重今人千萬言不及耳

德世其家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至今存而世家之久莫過孔子誰謂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楚世家贊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恐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贊意言恃勢而亡也觀勢之於人可不慎句可知意謂楚國天下莫強焉楚靈以驕棄疾以淫皆以操行不得

撰信陵与魏王書曰秦有鄭地得垣雍决荧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及秦之破梁果引河溝灌之竟不出信陵所料

大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予謂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正

幾再亡國也

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按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絶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継來豈專為韓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

流落於外六國畨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外戚世家贊

褚先生曰。落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語自瀟宕

史公凡作傳皆有發舒其憤懣

楚元王世家贊

將興凡十五字將亡只十字長短參錯可誦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克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荊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

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杞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

胥靡趙任防與先生此及漢書曰獨人陷與公也

故當時猶公紹明事引迹以敘別諸其賢見漢書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

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

按參論可謂
許字六十字總
許無凡十五字

太史公作贊或先敘事而後議論或以議論為敘事揮毫到処言言中款至其敘事處或約以兩言或約以三言又筆力之最古者觀吳王濞一贊則其餘可知

吳王濞贊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省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稅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耶。

此贊有惜錯意有快盎意竊謂齊之封實負東海舄之封實還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舄卒為

圖誌云荊警也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陽盛陽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大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歸之荊楚俗薄僄勇輕悍蓋有所本云

望國太史公之論豈其然哉

淮南衡山王賛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論淮南衡山之叛而及荊楚輕悍之習蓋太史公別有一種竒思不可及

贊休慨然未比閎天散宜生或訊其無謂不知太史公斷蕭何諸將咄々語正在此爭不然何不曰与大公望同功

秦一作秦亦是

贊曹而及淮陰盖惜蕭不如曹之能休息無為耳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隨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見參只是倚淮陰以成名也參不可負而淮陰獨可負乎此太史公微意及信已

極言合道倒一字法謂言極合道也

太史公特是真以黃石為鬼神也与昌黎韓子

藏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蕭何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哉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之寛故怡然自安於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休息無為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謂精怪至如留侯所

以性凛為神仙何異哉眉山蘇氏曰黄石公古之隠君子也是可袪千載之惑矣

黄老之術其流為巾幗之智謀此贊字〻有意善如善終正是智謀

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

細柳軍威重也七國壁堅刃也足一不李言絳侯守節不遜言絳侯終以窮困俱召致廷尉不得其死也

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好黃老之術乃平智謀之本而智謀兩字斷盡平一生

絳侯周勃世家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体權變而動有違作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不遜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苛不謂遜謂領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孟嘗君招致天下游俠奸人而信陵君多岩穴隱者同一喜士也二人優劣于傳見其實於論贊其意

孟嘗君列傳贊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覩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槩善遇之。是以鷄鳴狗盜之流。卒頼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剄宮中。馮驩之伏其封邑。皆食客之效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又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

客進兵書而揔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

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有取于信陵也

乎太史公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信陵君贊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絶也

過大梁而求問夷門者慕其人也言公子接巖穴隱者如毛薛諸人皆隱而賢者也不恥下交豈無謂哉豈與諸公子喜士而無所擇者比也此所以名冠諸侯至漢

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云見韓子作柳子厚墓誌用此
信間易將同自趙王而貪利欲寡實由平原君始誅之不臧也

時猶聞其賢而令人奉祀不絕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按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

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雖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雖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于秦澤特羇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而烏能浮之澤
勸雖功成身退
心雖私而論則
正矣。
尺短寸長總是
有能有不能之
意下意有見

奇無窮。殺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音沒）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軸同一文法可以參看究竟只是一揚一抑盡太史公贊語之綱而才識高遠處卓不可及

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訊孫臏籌策厖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乎楚卒以刻暴亡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孫子吳起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悲夫。

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鍼砭只如孫吳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服

伍員贊

太史公蓋以自見數語深得子胥不死之意彼小丈夫死溝瀆者眞不足道哉子胥以忍故成功白公以不忍致擾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總子胥白公

郁離子曰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爲報其父兄之讐而已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況其身不知止也

挾持浮說之論太史公盖洞見商君肺腑矣東坡始進以正論本此
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持威刼耳人將何以堪之以字總刻薄少恩

商君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本性）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於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緣以典

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按甘羅年十二說趙割五城與秦以廣河間

嘗爲人所間而欲奪其位固戚羈一也何必紀雎之于魏冉乎

韓則托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

樗里子甘茂甘羅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爲彊齊楚所重也）甘羅（茂之孫）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

富溢。一夫開說。身抃勞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此以貴極富溢為戒也言親而有功且不免於讒死況羇旅之臣乎子義曰人主之子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寵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余乎文字一唱三嘆處相類

按二世賜蒙恬死恬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余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脈哉

其志則是其學則非太史蓋惜之也

蒙恬列傳賛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淮陰侯傳賛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梅齋假王陳兵出入盖不學之害

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而滅宗族。不亦宜乎。

太史公作賛類以一兩語嚢括鄭重此賛在傳外直補所不足真老手也

太史公贊耳餘深為耳餘憤恨直以利字罵倒兩人而終之曰名譽雖高云云識深謝之也四箇字相應皆有意

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兩剩也此乃太史公一篇主意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回頭過問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羅大經云陳餘張耳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千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喋猶跕也熱歃
歃血而行謂其
喋血[illegible]
言喋血乘勝功
名聞天下而身
衣不死以其囚
虜蓋志欲有為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甚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小耻亦餘兩人之别哉

魏豹彭越賛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劉敬叔孫通列傳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初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說高帝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矣逆覩夷情遷徙強宗亦其智哉獨啟和親之端為萬世耻耳

太史公極苦心處都是描寫自家一段胸臆並与不自重處辨分曉

季布欒布列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此贊妙甚精神全在彼誠知所處句前後議論有根着

蘇秦列傳

三人謂秦代厲說

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以此毋令独蒙悪声一言太史公筆法悉矣哉

六国畏秦衡成則易從合則難成為其難者儀為其易者優劣判矣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魯連鄒陽同傳恐擬非其倫連天下士也豈鄒陽比而並列之豈有感於陽之所遇與己同哉然陽文詞奇古使得行其說則事功亦必有可觀

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貶髡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

評魏武盖兵軍令也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掎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

處女脫兔語出孫子九地篇与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

瑕釁謂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

田單傳贊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善之者出奇無窮。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敢距其田單之謂耶。兵撓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敵不敢距者若脫兔忽遁而敵忘其所距也

李斯傳贊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

而剪除也

責李斯極當

此賛意凡四轉而語奇崛

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屈原賈誼賛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

亡也以不所原
而漢事之缺以
誼之夭二子之
存亡所係何如
哉

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余讀賈大傅賦云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復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蘓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

趙韓以死爲國耳吾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已枉道
公皆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適皆不思見宗國之傾危
讀太史公贊亦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意者亦二
余讀賈太傅賦亦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旋
苛仁而保何如
詐臾夫子子之
漢學之鼓以
古也以之所盡

廣之數奇而忠信見諒于身後夫何憾哉

桃李不能言但以華実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不言收上口不能道辞成蹊收忠実心句

李將軍傳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畧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卒至于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武将而交結士大夫今之通弊不然削戟去矣

衛青武人乃有此見道語

衛霍傳贊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将軍至尊重。而天下大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称誉願觀古名将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将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忌臣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将如此。

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将軍霍去病門無賓客亦稱名将

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亦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李陵事也

士爭言其惡只

汲鄭列傳贊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邽音圭縣名）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

是不遇時若終身當路終身言矣

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
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
之也一則以其立乎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毀之毀
譽因乎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賢
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
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云
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
又如此

此贊亦用韻語

餘善閩越王弟漢立為東越王与繇王並處

東越列傳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勾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户侯。由此知越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太史公列此二國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黷武所以不

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孔子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

序言然其遠師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可見矣

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一說不參為句言世之言匈奴者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舉堯以刺武帝不得擇賢將相而務諂納以人浮說多伐匈奴敗壞齊民太史公引禹成其大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

按此大意不滿當時以為煩從君之欲則其中有雜言者矣引定哀已淺托堯禹尤淺武帝之建立如此猶謂將不得人則後無將矣將相非帝所急也帝蓋自為將相者

蘇軾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与趙燕閒豪俊游故其文疎宕有奇氣

楊慎曰子長自叙云上会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日上會稽極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後人不知且觧遂以為禹穴在会稽而作地志者以禹葬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闚九疑。山名浮於沅湘。沅湘汶泗水名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山名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地名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

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意也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蜀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五言而括千

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邵當作召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主意在此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

按談生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滯泣之囑惟以不得封泰山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非耶

此句爲下易詩書之綱

餘里即此類也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紬音抽謂綴集之也）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虞喜志林云改曆于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臣之主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

太史公曰先黄老观正易傳继春秋數語又見尊六经之本意更寓自任之意至設問処只提孔子之春秋可見

易十字法
礼五字法
書六字法
詩十四字法

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樂樂五字法
春秋五字法

文總結仍歸重
春秋

力辨不知春秋
之失語可垂世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春秋一萬八千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添死罪之名四字奇法便奇健

其心实善為之特不知其義理則陥於罪咎如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辞其罪也

疾忙插入此礼法四句最妙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陥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為臣所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史迁自以為史記繼獲麟故托壺遂以明己意然亦回互浮好後世乃以為謗史真瞎子ゝゝ主意在此了乃父垂死之囑案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無不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評語

後面數述字即述而不作之意蓋謙以孔子自明

呂覽當因時作也而云迁蜀說難入秦時作也而云因秦古人取其意不泥其辭類如此

隱約之士意有所不遂故或詠為詩或著為書以傳來世如孔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從大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

子文王是也屈原諸人人品不齊而事有先後要皆蒙難離憂之采猶足表見者也魯邾呈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遷之自任亦重矣

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

按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絕如諸世家只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畧增損耳

此叙大槩本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者文極高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叙之冠

總力句結上三以德字總結虞夏殷周力字單結秦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西漢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於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古契字）稷脩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初大起于襄公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章著也）孝昭嚴（嚴謂莊襄王後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為嚴）稍蠶食六國。（秦食謂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古艱字）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

賈誼過秦論累千百言而不足班固異姓諸侯王表括以數語而有餘秦之失亡得大抵卷燎然矣

上然後字乃字見得天下之雜此五載字又見得天下之易

銷刃。箝語燒書。箝語謂拑閉士人之口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令威權一歸于己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虞度也意所不度謂之不虞適戍彊於五伯。謫戍陳勝吳廣閭閻偪於戎狄。閭閻陳勝之屬言其偪秦甚于戎狄也響應憯音慘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革變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延以年數。記于

孝文。異姓盡矣。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紀焉

班固表謂十餘年閒謫戍強於五霸閭閻偪于戎狄而不推本始余謂張子房祖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開漢室之緒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題敘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成之敘事而畧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爲法秦可爲監而漢以剖封之過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簒云周秦興亡氣象一覽具在目中言言中窾

諸侯王表

西漢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作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于魯衛以大師為垣墻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矣）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此言周待封建甚列侯為之相制雖猶不亡

此言秦不封建無藩翼之衛二世而亡

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阸陋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周赧王負責逃于此臺後人因以名之）被竊鈇之言（周室衰微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擄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蚕食三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古訕字）咲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

此叙漢高分封之盛雖過制而实丁晏如

秦每讀史迁河渠等書見其叙地勢俱詳披阅甚盡孟堅此表詳述分封之制亦参錯可喜蓋孟堅欲追踪子長此亦窺見其一班云

期。國勢然也。武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其過歷若也秦自称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世至子而亡此之謂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即王与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渡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吴。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為京師内史。凡十五

一篇主意在此數句孟堅之意蓋以秦失之不分封漢文以後失之削弱高祖雖矯枉過制卒賴以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亦未為失也安危之机豈不以封建哉

此叙漢文武削分地似収其權實基削弱之漸

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亡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

復提景帝武帝方終入哀平是文章血脉處他人必直接哀平說去便無味加此数語許多舂容

王莽一生奸計一一道破仍以王莽傳賛参看更無餘說

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時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

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延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余讀孟堅諸侯王表輙喟然嘆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世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文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遭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侚世諸侯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水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周秦與漢之大畧也哉

讀古人文字須識他文法錯綜處如此贊不然蒯伍与江息夫並却叙江息夫与下數子並是孟堅巧手段

此贊曲盡利口覆敗之迹故首句提明復從詩書說来忙中插入此三句便文勢優游

蒯伍江息夫傳贊　西漢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讐訓作售)(謂被初忠于漢而不能終為主畫詐僞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小葉青蠅之詩無信讒言)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欒書譖郤至于厲公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以又弒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牛譖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郈昭伯毀季平子于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于秦無忌勸王自納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李園)

江充以誣蠱殺戾太子而卒以誣蠱受誅息夫躬以祝詛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詛以死疇謂天道不好還

衆字照上

進妹平春申君使妹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執以歸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誅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誣之公以放殺痤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按起句是蒯通罪案司馬遷云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蓋誠惡之也復引伍被當誅以見蒯通之幸尤妙

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稍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即此便見陳餘不及張耳

按兩人勸涉勿自王而遣立六國后以益秦之敵此首事善計

張耳陳餘初說陳說趙　西漢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曰。必欲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躡使受笞。躡謂引持之吏去。耳數之曰。數責也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上謁上而謁見之也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

而涉不之听卒之為趙為燕者紛〻自立而天下由此遂解涉之不能成帝業者以此

語多奇崛

按史記知其豪傑下有及地形二字此耳餘所以請畧地之意不可去

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言勇之甚也）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暴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秦恐天下解也（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知謂相知也）願請奇兵畧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

秦之禍慘矣今天下重足而立而無敢首亂其鋒者陳涉以匹夫不顧万死一生之計發然首倡自是豪傑蜂起卒以亡秦亦天意也

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南康紀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即此自號武信君目中已無陳王矣

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数萬人號武信君（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守城莫肯下乃引兵東進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

按陳涉既不聽耳餘之言又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宜其說武信君之自立也武信卒背陳而王趙地有以耳

晋倉廩実是一篇大旨与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相照

自漢以来奏事或批上疏儒雅継踵殊采可観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観礼温舒之緩獄谷永之

賈誼論積貯 見食貨志　　西漢

文帝即位躬脩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皆背本趋末誼故上疏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以勸百姓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從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蹶靡散也蹶步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

諫仙理既切至詞亦通暢可謂識大体矣

爵子言賣爵級又賣子也阽危欲墜之意

一𨁂主意歸結在積貯一句上

或問致人之道鄒離子曰道致賢食致士淵致魚藪致獸林致

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𩰅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焉矣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必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善乎賈子之言曰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真知言哉

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按食貨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肆市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

末故賈誼說上云云

史品赤函卷之三　畢

文品赤函卷之三　畢

未效賈誼論上